

曹志平 主编

沉冤黄泉路

中国法制出版社

曹书文 选编

沉冤黄泉路

华夏出版社

(京)新登字 045 号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名作丛书·公案小说卷

沉冤黄泉路

蔡茂友 曹书文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5千字

1994年6月北京第1版 199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80-0417-5/I·309 定价:6.80元

序

公案小说作为宋元话本的分类之一，是指那种取材于各种案件的小说。所谓“各种案件”指的是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可见，“公案”作为话本小说的分类名称，是从它取材的特点而来的。在此有必要澄清和纠正两个比较流行的观念。(1)公案小说是写断冤狱审案的；(2)公案小说多以清官为主人公。前者显然并没有什么错，但这种说法容易造成误解，人们会以为公案小说写的就是如何破案，这样就把公案小说的范围理解得过于狭窄。其实，公案小说通常不是把描写的重点放在如何破案上，而往往更侧重案情本身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在公案小说的名篇《错斩崔宁》(又名《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简帖僧巧骗皇甫妻》等中，破案本身都没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倒是案子中反映的生活颇多情趣。至于公案小说多以清官为主人公，很难经得起推敲，这是从形式上看问题。《错斩崔宁》、《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的清官并未给读者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包公案》中的包公在作品中的实际作用就是将许多案件串连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古代小说之一的公案小说是指那种取材于各种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小说，这类作品常不是把重点放在如何破案上，而是侧重于案件本身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我国古代的公案小说，虽然反映了深广的社会生活，但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揭露封建社会政治的黑暗，指责官僚集团的昏庸和贪赃枉法。

《错斩崔宁》写南宋临安市民刘贵和妻子一块去给岳父拜寿，岳父看他生活窘迫，坐吃山空，便借给他十五贯钱，想让他以此为本来做点生意来养家糊口。晚间他带着钱吃得醉醺醺地走进家门。小娘子陈二姐问其钱的来历，他谎称因为养赡不周，将小娘子典与他人得十五贯钱。小娘子信以为真，想将此事告诉父母，于是趁丈夫熟睡后，悄悄地连夜出门，在邻居家借宿一宵，第二天起早上路，路上偶遇昨晚在城中卖了丝得十五贯钱的崔宁，两人结伴而行。谁知当天夜间刘贵被闯进门的赌汉用斧劈死，抢走十五贯钱。事发之后由于不见小娘子踪迹，大家以为是小娘子将丈夫害死，负钱而逃。一群人立即追赶陈二姐，适逢同路人崔宁身上也带了十五贯钱，这样，崔宁和陈二姐被卷入因十五贯钱而导致的谋杀案中。崔陈两人虽是无辜，但在昏官的严刑拷打之下，招供屈服，被判死刑。作者对崔、陈的冤死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封建官吏的昏聩糊涂、草菅人命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并直接加以批判说：“这段冤枉，细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并告诫这些官吏：“做官的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与《错斩崔宁》相似，《卢太学诗酒傲王侯》也是古代公案小说中揭露官僚害人，揭露冤狱的相当成功的作品。浚县知县汪岑阴险狡诈，因为当地士绅卢柝接待他游玩卢家花园时态度傲慢，便设计陷害卢柝，造成冤狱，甚至要以私刑拷死卢

栲。小说对汪岑决定如何陷害卢栲等细节的描写，鲜明地揭露了封建官僚极端无理和残酷的狰狞面目。当汪岑为卢栲对他藐视和侮慢“怒气不息”时，他妻子说“何消气得，自古道破家县令。”这句话将汪知县从“沉睡”中唤醒，寻思，“必置之死地，才泄吾恨。”“破家县令”虽是短短的四个字，便把封建官僚机器的本质点明得清清楚楚。更有讽刺意味的是，象汪岑这样的县令后来居然升官，同时企图救卢栲的董县丞和樊巡抚却为此丢官。在这种情况下，“上司虽知其冤，谁肯舍了自己的官职，出他的罪名”，卢栲无辜吃了十余年冤枉官司。从《卢太学诗酒傲王侯》等公案小说中，不难看出在无法可依而仅凭官僚一己之好恶的封建社会冤狱遍地、平民百姓有冤无处诉、官吏们徇私枉法的社会现实。

其二，反映封建社会家族之间、家庭内部的矛盾、纠葛及社会世态人情。

《滕大尹鬼断家私》写倪太守家族内部之间的财产之争。大儿子善继为人贪婪狠毒，他不但对父亲年老娶妻颇不以为然，且对其胞弟善述及后娘梅氏极尽迫害之能事。父亲去世后他将全部家产私归己有而置梅氏母子生死于不顾。善述长大成人后，不满于善继的贪得无厌，于是兄弟之间展开一场激烈的家产之争，亏得倪太守在世时看透了大儿子的为人，私下将数千两黄金藏之地下，将此秘密写进行乐图中，交给梅氏。善述状告其兄独自霸占家产，并将行乐图交给知县滕大尹，滕大尹识破行乐图奥秘，机智地将藏之地下的财产判归梅氏母子。善继与梅氏母子之间斗争的残忍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家族内部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勾心斗角、尔虞吾诈的真面目。作者将这些爱财如命的人物描写得可恶至极，可笑至极。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写邱乙大、刘三旺两家由于一文钱造成的纠葛致使十几条人命丧生的悲剧。杨氏与刘氏因孩子间撕钱吵闹起来，后来双方火气越来越大，泼妇刘氏围着杨氏家门将杨氏偷汉等不堪入耳的话骂出来；杨氏为人怯懦，无还嘴之力，丈夫邱乙大听后信以为真，故夜间审妻奸情，杨氏的辩解、哀求丝毫没有打动丈夫，反倒被驱逐门外，让其以死明贞。在走投无路之际，杨氏缢死在别人家门前，后辗转被人将尸体抛到河岸。不料地方大户朱常一见此尸计上心来，召集家人与赵家发生争斗，谎称赵家打死人命，利用这尸首，去讹诈赵家，结果两家各自用计去诬告对方，许多人在他们的家族之争中先后丧命。小说既暴露了人性之中轻信、好斗、自私等丑恶的一面，同时也批判了朱赵两家的蛮横、阴险与歹毒。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写顾金事与鲁廉宪两家早年面约为婚，后因鲁廉宪和夫人先后死去，家道中落，顾家看鲁家一贫如洗，六礼难备，便想悔婚。见小姐誓死不从，顾夫人便暗中资助鲁公子钱财，不料被冒名的假公子前来践约，并在夜间诱奸了小姐。事发之后，小姐羞辱，自缢身亡……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人情百态、世态冷暖。

其三，反映妇女在封建社会悲惨的遭遇及不幸的命运。

《错认尸》中的春香，原是巡检之侍妾，由于颇有姿色，被商人乔俊看中，从此沦为乔俊发泄性欲的工具。不幸的是回到家里又不为大娘子高氏所容，只得赁房而居。不久丈夫又离家经商，在京城寻花问柳，忘记家中妻妾。春香耐不住独守空房的孤寂，私下与雇工董小二通奸。高氏听到风声，为便于监督，又让春香搬回家住。然而时间一长，董小二又将其女阿秀诱骗，高氏担心丈夫回来责备自己管教不严，故伙同家人将董小

二害死。事发之后，高氏、春香、阿秀被迫走进地狱之门。小说真实地揭露了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一个个不幸的命运遭际。社会容许男人狎妓嫖娼，而绝不容忍女性偶染风情，哪怕双方是出于自愿。春香成为被人买来买去的物品，高氏尽管可以折磨小娘子，但她一样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包括自身的约束，正是由于封建的贞操观念导致了一家三位女性的悲剧。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顾金事的女儿为保全名声，被迫屈从假公子的求欢，然而一旦她知道自己误托终身，便自觉玷污清门，立即自缢身亡。可见封建文化中“饿死是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的礼教观念已深入女性的骨髓，她们由被动发展到主动自觉地为男性维持贞操。封建社会中妇女们的悲剧既是社会、文化的悲剧，同时也是女性自身的悲剧。

在艺术上，古代公案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清官形象，如滕大尹、包龙图、陈御史。这些官员在审案断狱时表现出不徇私情、明察秋毫、足智多谋、为民请命的特点。如陈御史，少年聪察，专好辩冤析枉。他对父亲同榜进士顾金事嘱咐的案件并没妄下断语，而是亲自审讯，通过几次三番对涉案人员的提问、观察、分析，方知此案端倪。然后为查明事实真相，不辞劳苦，微服私访，扮作一名卖布的客商，诱凶手上钩。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终使真正罪犯落入法网。

在塑造人物性格时，作者善于运用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性格；且还出现了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如《滕大尹鬼断家私》写滕大尹初次看出行乐图上的字迹及断过家私后偿还梅氏行乐图时，曾这样写道：

滕大尹是最有机变的人，看见开着许多金银，未免垂涎之

意。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梅氏母子，次日又到县拜谢滕大尹。大尹已将行乐图取去遗笔，重新裱过，还给梅氏收领。

以上两个细节，既微妙地揭示了人物在特定环境下的心理活动，又刻划了滕大尹明为清官，实则见利忘义的性格特征。

本书入选的作品，只是古代白话公案中的极少部分，同时也是同类小说(除长篇外)有代表性的篇章。但由于篇幅所限和选编者本人所阅的数量，漏网之珠在所难免，且在已入选的作品中，也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状况，这是欢迎读者批评指正的。

在选编本书的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中文系和河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资料室有关人士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编者

1993年8月

目 录

序	(1)	
滕大尹鬼断家私	(1)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20)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42)	
筒帖和尚	(55)	
错认尸	(67)	
计押番金鳊产祸	(83)	
菩萨蛮	(96)	
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105)	
闹阴司司马貌断狱	(117)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132)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158)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174)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203)
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	(221)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241)

滕大尹鬼断家私

玉树庭前诸谢，紫荆花下三田。坝簾和好弟兄贤，
父母心中欢忭。多少争财竞产，同根苦自相煎。相持鹬蚌
枉垂涎，落得渔人取便。

这首词，名为《西江月》，是劝人家弟兄和睦的。且说如今三教经典，都是教人为善的，儒教有十三经、六经、五经，释教有诸品《大藏金经》，道教有《南华冲虚经》，及诸品藏经，盈箱满案，千言万语，看来都是赘疣。依我说，要做好人，只消两个字经，是“孝弟”两个字。那两字经中，又只消理会一个字，是个“孝”字。假如孝顺父母的，见父母所爱者亦爱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况兄弟行中，同气连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产，总是父母挣来的，分什么尔我？较什么肥瘠？假如你生于穷汉之家，分文没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挣扎过活。见成有田有地，兀自争多嫌寡，动不动推说爹娘偏爱，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乐。此岂是孝子所为？所以古人说得好，道是：“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怎么是难得者兄弟？且说人生在世，至亲的莫如爹娘；爹娘养下我来时节，极早已是壮年了，况且爹娘怎守得我同去，也只好半世相处。再说至爱的莫如夫妇，白头相守，极是长久的了；然未做亲以前，你张我李，各门各户，也空着幼年一

段。只有兄弟们，生于一家，从幼相随到老，有事共商，有难共救，真象手足一般，何等情谊！譬如良田美产，今日弃了，明日又可挣得来的；若失了个弟兄，分明割了一手，折了一足，乃终身缺陷。说到此地，岂不是“难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地？”若是为田地上坏了手足亲情，到不如穷汉赤光光没得承受，反为干净，省了许多是非口舌。

如今在下说一节国朝的故事，乃是“滕大尹鬼断家私”。这节故事，是劝人重义轻财，休忘了“孝弟”两字经。看官们，或是有弟兄没弟兄，都不关在下之事，各人自去摸着心头，学好做人便了。正是：

善人听说心中刺，恶人听说耳边风。

话说国朝永乐年间，北直顺天府香河县，有个倪太守，双名守谦，字益之，家累千金，肥田美宅。夫人陈氏，单生一子，名曰善继，长大婚娶之后，陈夫人身故。倪太守罢官鰥居，虽然年老，只落精神健旺。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不肯安闲享用。其年七十九岁，倪善继对老子说道：“‘人生七十古来稀’。父亲今年七十九，明年八十齐头了，何不把家事交卸与孩儿掌管，吃些见成茶饭，岂不为美？”老子摇着头，说出几句道：

在一日，管一日。替你心，替你力。挣些利钱穿共吃。
直待两脚壁立直，那时不关我事得。

每年十月间，倪太守亲往庄上收租，整月的住下。庄户人家，肥鸡美酒，尽他受用。那一年，又去住了几日。偶然一日，午后无事，绕庄闲步，观看野景。忽然见一个女子，同着一个白发婆婆，向溪边石上捣衣。那女子虽然村妆打扮，颇有几分姿

色：

发同漆黑，眼若波明。纤纤十指似栽葱，曲曲双眉如抹黛。随常布帛，俏身躯裹着绫罗；点景野花，美丰仪不须钗钿。五短身材偏有趣，二八年纪正当时。

倪太守老兴勃发，看得呆了。那女子捣衣已毕，随着老婆婆而走。那老儿留心观看，只见他走过数家，进一个小小白篱笆门内去了。倪太守连忙转身，唤管庄的来，对他说如此如此，教他访那女子跟脚，曾否许人，“若是没有人家时，我要娶她为妾，未知她肯否？”管庄的巴不得奉承家主，领命便走。原来那女子姓梅，父亲也是个府学秀才。因幼年父母双亡，在外婆身边居住。年一十七岁，尚未许人。管庄的访得的实了，就与那老婆婆说：“我家老爷见你女孙儿生得齐整，意欲聘为偏房。虽说是做小，老奶奶去世已久，上面并无人拘管。嫁得成时，丰衣足食，自不须说，连你老人家年常衣服、茶、米，都是我家照顾，临终还得个好断送，只怕你老人家没福。”老婆婆听得花锦似一片说话，即时依允。也是姻缘前定，一说便成。管庄的回复了倪太守，太守大喜。讲定财礼，讨皇历看个吉日，又恐儿子阻挡，就在庄上行聘，庄上做亲。成亲之夜，一老一少，端的好看！有《西江月》为证：

一个乌纱白发，一个绿鬓红妆。枯藤缠树嫩花香，好似奶公相傍。一个心中凄楚，一个暗地惊慌。只愁那话成郎当，双手扶持不上。

当夜倪太守抖擞精神，勾消了姻缘簿上。真个是：

恩爱莫忘今夜好，风光不减少年时。

过了三朝，唤个轿子，抬那梅氏回宅，与儿子媳妇相见。阖宅男妇，都来磕头，称为“小奶奶”。倪太守把些布帛赏与众人，各各欢喜。只有那倪善继，心中不美。面前虽不言语，背后夫妻两口儿议论道：“这老人忒没正经，一把年纪，风灯之烛，做事也须料个前后，知道五年十年在世，却去干这样不了不当的事！讨这花枝般的女儿，自家也得精神对付他，终不然担误他在那里，有名无实；还有一件，多少人家老汉身边，有了少妇，支持不过，那少妇熬不得，走了野路，出乖露丑，为家门之玷；还有一件，那少妇跟随老汉，分明似出外度荒年一般，等得年时成熟，他便去了。平时偷短偷长，做下私房，东三西四的寄开，又撒娇撒痴，要汉子制办衣饰与他；到得树倒鸟飞时节，他便颠作嫁人，一包儿收拾去受用。这是木中之蠹，米中之虫。人家有了这般人，最损元气的。”又说道：“这女子娇模娇样，好象个妓女，全没有良家体段，看来是个做声分的头儿，擒老公的太岁。在咱爹身边，只该半妾半婢，叫声姨姐，后日还有个退步；可笑咱爹不明，就叫众人唤他做‘小奶奶’，难道要咱们叫他娘不成？咱们只不作准他，莫要奉承透了，讨他做大起来，明日咱们颠到受他呕气。”夫妻二人，唧唧啾啾，说个不了。早有多嘴的传话出来。倪太守知道了，虽然不乐，却也藏在肚里。幸得那梅氏秉性温良，事上接下，一团和气，众人也都相安。

过了两个月，梅氏得了身孕，瞒着众人，只有老公知道。一日三，三日九，捱到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小孩儿出来，举家大惊。这日正是九月九日，乳名取做重阳儿。到十一日，就是倪太守生日。这年恰好是八十岁了，贺客盈门。倪太守开筵管待，

一来为寿诞，二来小孩儿三朝，就当个汤饼之会。众宾客道：“老先生高年，又新添个小令郎，足见血气不衰，乃上寿之徵也。”倪太守大喜。倪善继背后又说道：“男子六十而精绝，况是八十岁了，那见枯树上生出花来？这孩子不知那里来的杂种，决不是咱爹嫡血，我断然不认他做兄弟。”老子又晓得了，也藏在肚里。

光阴似箭，不觉又是一年。重阳儿周岁，整备做碎盘故事。里亲外眷，又来作贺。倪善继到走了出门，不来陪客。老子已知其意，也不去寻他回来。自己陪着诸亲，吃了一日酒。虽然口中不语，心内未免有些不足之意。自古道：“子孝父心宽”。那倪善继平日做人，又贪又狠，一心只怕小孩子长大起来，分了他一股家私，所以不肯认做兄弟，预先把恶话谣言，日后好摆布他母子。那倪太守是读书做官的人，这个关窍怎不明白？只恨自家老了，等不及重阳儿成人长大，日后少不得要在大儿子手里讨针线，今日与他结不得冤家，只索忍耐。看了这点小孩子，好生痛他；又看了梅氏小小年纪，好生怜他。常时想一会，闷一会，恼一会，又懊悔一会。

再过四年，小孩子长成五岁，老子见他伶俐，又忒会顽耍，要送他馆中上学。取个学名，哥哥叫善继，他就叫善述。拣个好日，备了果酒，领他去拜师父。那师父就是倪太守请在家里教孙儿的，小叔侄两个同馆上学，两得其便。谁知倪善继与做爹的不是一条心肠。他见那孩子，取名善述，与己排行，先自不象意了；又与他儿子同学读书，到要儿子叫他叔叔，从小叫惯了，后来就被他欺压，不如唤了儿子出来，另从个师父罢。当日将儿子唤出，只推有病，连日不到馆中。倪太守初时只道是真病。过了几日，只听得师父说：“大令郎另聘了个先生，分做两

个学堂，不知何意？”倪太守不听犹可，听了此言，不觉大怒，就要寻大儿子，问其缘故。又想到：“天生恁般逆种，与他说也没干，由他罢了！”含了一口闷气，回到房中，偶然脚慢，拌着门槛一跌。梅氏慌忙扶起，搀到醉翁床上坐下，已自不省人事。急请医生来看，医生说是中风。忙取姜汤灌醒，扶他上床。虽然心下清爽，却满身麻木，动弹不得。梅氏坐在床头，煎汤煎药，殷勤伏侍。连进几服，全无功效。医生切脉道：“只好延捱日子，不能全愈了。”倪善继闻知，也来看觑了几遍，见老子病势沉重，料是不起，便呼么喝六，打童骂仆，预先装出家主公的架子来。老子听得，愈加烦恼。梅氏只得啼哭，连小学生也不去上学，留在房中，相伴老子。

倪太守自知病笃，唤大儿子到面前，取出簿子一本，家中田地屋宅及人头帐目总数，都在上面，分付道：“善述年方五岁，衣服尚要人照管；梅氏又年少，也未必能管家，若分家私与他，也是枉然；如今尽数交付与你。倘或善述日后长大成人，你可看做爹的面上，替他娶房媳妇，分他小屋一所，良田五六十亩，勿令饥寒足矣。这段话我都写绝在家私簿上，就当分家，把与你做个执照。梅氏若愿嫁人，听从其便，倘肯守着儿子度日，也莫强他。我死之后，你一一依我言语，这便是孝子。我在九泉，亦得瞑目。”倪善继把簿子揭开一看，果然开得细，写得明，满脸堆下笑来，连声应道：“爹休忧虑，恁儿一一依爹分付便了。”抱了家私簿子，欣然而去。梅氏见他走得远了，两眼垂泪，指着那孩子道：“这个小冤家，难道不是你嫡血？你却和盘托出，都把与大儿子了，教我母子两口，异日把什么过活？”倪太守道：“你有所不知，我看善继，不是个良善之人，若将家私平分了，连这小孩子的性命也难保。不如都把与他，象了他意，再

无妒忌。”梅氏又哭道：“虽然如此，自古道‘子无嫡庶’，忒杀厚薄不均，被人笑话。”倪太守道：“我也顾他不得了。你年纪正小，趁我未死，将儿子囑付善继，待我去世后，多则一年，少则半载，尽你心中拣择个好头脑，自去图下半世受用，莫要在他们身边讨气吃。”梅氏道：“说那里话！奴家也是儒门之女，妇人从一而终，况又有了这小孩儿，怎割舍得抛他？好歹要守在这孩子身边的。”倪太守道：“你果然肯守志终身么？莫非日久生悔？”梅氏就发起大誓来。倪太守道：“你若立志果坚，莫愁母子没得过活。”便向枕边摸出一件东西来，交与梅氏。梅氏初时只道又是一个家私簿子，却原来是一尺阔三尺长的一个小轴子。梅氏道：“要这小轴儿何用？”倪太守道：“这是我的行乐图，其中自有奥妙。你可悄地收藏，休露人目。直待孩子年长，善继不肯看顾他，你也只含藏于心。等得个贤明有司官来，你却将此轴去诉理，述我遗命，求他细细推详，自然有个处分，尽勾你母子二人受用。”梅氏收了轴子。话休絮烦，倪太守又延了数日，一夜痰厥，叫唤不醒，呜呼哀哉死了。享年八十四岁。

正是：

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

早知九泉将不去，作家辛苦着何由！

且说倪善继得了家私簿，又讨了各仓库匙钥，每日只去查点家财杂物，那有功夫走到父亲房里问安。直等呜呼之后，梅氏差丫鬟去报知凶信，夫妻两口方才跑来，也哭了几声“老爹爹”。没一个时辰，就转身去了，到委着梅氏守尸。幸得衣衾棺槨，诸事都是预办下的，不要倪善继费心。殡殓成服后，梅氏和小孩子两口守着孝堂，早暮啼哭，寸步不离。善继只是点名应